

手执一枝黄花

SHOU ZHI YIZHI HUANGHUA



王小妮 著

东方出版中心

SHIREN SUIXIANG WENCONG

诗·人·随·想·文·丛

手执一枝黄花

王小妮 著

东方出版中心

王小妮 生于吉林省长春市。

插队。

读大学。

现为自由诗人。

断断续续写诗 20 年。

近两年集中写了散文、随笔及小说若干。

SHOU
ZHI
YIZHI
HUANGHUA

说 明

经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署批准,原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上海分社、知识出版社(沪),自1996年1月1日起,更名为东方出版中心。

手执一枝黄花

王小妮 著

出版:东方出版中心

(上海仙霞路335号 邮编200335)

发行:东方出版中心

经销: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印刷:东方出版中心海峰印务公司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9.75

字数:218千字 插页2

版次:1997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数:1—8,000

ISBN 7-80627-178-3/1·68

定价:17.00元

总

序

谢

冕

一个夏天的夜晚，宗仁发和曲有源“翻越”畅春园的院墙赶来找我（因为我第二天凌晨将有一个远行），送来了这一套“诗人随想”文丛的文稿。大概是出于我和诗缘分吧，他们希望我为之说点什么。

这套“诗人随想”的作者，大多是我熟悉的年轻朋友，他们都是相当优秀的诗人，为中国诗的发展做出过很多贡献。过去我只读他们的诗，现在又读他们的随想文字，诗和文的互相映衬，给我很大的喜悦。

诗是文学的王冠，诗的文字应当非常考究。可是，近来的人们似乎越写越粗糙了。诗人不注意文字的表达是不可原谅的。现在读这套“诗人随想”，读着他们睿智、机敏，特别是精致的文字，给人以非常好的感觉。

人们常说诗是跳舞，散文是走路，这话不关褒贬，人们正常的情况下一般都是走路，有时则跳舞。倒是这种跳舞和

走路的比喻很传神,给人以明确的文体特征的启发:诗是跳动的、断续的;散文则是叙说的、连贯的。散文是一种清楚的表达,忌含混,它是明摆着的,辞不达意就不行,故不易藏拙。诗就不同了,一些人常借“含蓄”、“象征”什么的来掩饰自己的文理不通。现在有些“诗人”,甚至连通顺的句子都不会写,更别说一篇完整的文章了。“诗”是容易伪装的。

要是都像这套“诗人随想”文丛的作者这样,都来“练练”散文、随笔这玩意儿,那么,那些实际的语文表达的水平就突显出来了。我是说,这套文丛的作者们,除了会写漂亮的诗,大体又都是些文章的好手。由此可以反证:他们在诗中表现的“跳舞”是货真价实的精彩。

人必须先学会走路,而后才谈得上跳舞,不论是迪斯科,是狐步舞,还是拉丁舞。现在有些情形都是反常的,即有些人甚至连路都走不好,却想成为舞蹈大师,要是我早年没练习写过诗(很惭愧,终究不能成为诗人),我不敢说这样的话。我是个过来人,深知文章写不好便写诗是贻害无穷的。诗这个文体让人“莫测高深”,诗的“深奥”甚至让语文专家在批评时顾虑重重。

优秀的诗人都应是文章的好手。从道理上讲,唯有文通字顺了,而后才能“含蓄”,才能“精练”,才能“想象”。如今有些“诗人”都反过来做,这就做出毛病来了。这套文丛的作者们不如此,他们的文章都写得好(据我粗读,有的文章也并非不存在文理上的问题),从他们的文中读出了诗意,读出了坦诚,读出了智慧。读他们的文章不由得让人感慨,诗人之文与“职业”的散文家之文毕竟不同:前者自由率真,而后者则常给人以“做”文章的感觉。

为此,我希望诗人不妨都像这些文丛的作者们那样,试着走出诗歌城堡到散文园地里散散步。一则显示一下自己的真本

事；二则也给那些成了固定范式的散文带去一些灵动和生气。从这意义看，由宗仁发、岑杰主持的这套“诗人随想”文丛可算是开了风气之先了。

为了感谢宗、曲二位深夜翻墙的美意，我就发了如上那些议论。至于本文丛诸位诗人的文章得失，只好留待知心者的品评。

忽略前言后记(自白)

他们说,到书店去买书的时候,主要是翻看一本书的“前言”、“后记”,然后再决定是不是买这本书。我想,这就类似于一些人去买空调机,他要认真去看《说明书》封面上的字,他关心这空调是不是与某著名厂家联合生产,有没有进口压缩机,得没得到什么荣誉称号,等等。

而我买书常常忽略“前言”、“后记”,随便翻看那书中的任意几页。我要看那作者,他是在真写,还是在蒙人。他的头脑里,有没有他自己的东西?这,决定了我买不买这本书。

这是一个用脚去试鞋,还是拿一根尺码去量鞋的问题。

但是,由于这套书的“体例”,出版社要求作者在书的前面加一页文字。

能到书店去的人,肯定是带着脚一起去的,所以,大可以读几页书,而忽略“前言”、“后记”。

王小妮

1996年6月8日

内 容 提 要

本书是诗人王小妮的随笔集,是“诗人随想”文丛的一种。

以诗人的敏感,深邃,王小妮在本书中释放了一种稀有的终极性关怀精神:如《在我之上的人》、《做一棵苍凉的白菜》、《手执一枝黄花》等,她坚守着人的尊严、个性及对生命力的确认;《黑暗三小时》、《催逼生命的电鬼》等则发出了对现代文明的置疑;在长篇随笔《同也不同,学也不学》、《一直向北》中,她的思想在记叙与随想中穿插起伏,表现了纯熟的随笔风采;其中,独具一格的《木匠致铁匠》与《我和他,提着两斤土豆走出人群》在王小妮随笔中十分凸出。诸篇随笔中,她展示了诗人独有的思维方式和表述方式。

诗/人/随/想/文/丛

SHIREN SUIXIANG WENCONG



目 录

总序 谢 冕

忽略前言后记(自白) 1

1	手执一枝黄花
8	我们不能欢乐
17	一九九五年的战争演出
22	背后一块大宝石
33	口衔罂粟
37	我目睹了这一切
40	我为什么写萧红
51	远离名胜

59	同也不同,学也不学
70	人的开始
76	晴朗
81	四面都是恶人
89	胡士托的消逝
94	揭示中秋
99	穿大衣的滋味
103	黑暗三小时
107	三十五条伤疤
111	逾越众生的坚果
116	在我之上的人
121	把手伸出去
126	我期待着无法预知
131	尊严之光
135	晒太阳的老人
140	消失
145	我能发出那种声音吗
149	做一棵苍凉的白菜
153	等待台风
157	衰人与恶心
162	世界何以辽阔
166	对手
170	什么人能留下来

174	催逼生命的电鬼
178	回家
186	瑶寨
198	坐着火车出门
204	目击一个人的死亡经过
213	一直向北
230	下雪
252	我和他,提着两斤土豆走出人群
265	木匠致铁匠
282	重新做一个诗人

我擦洗着我爸爸的脸(代替后记)	293
-----------------------	-----

手执一枝黄花

我看见那个每天围着住宅楼转圈的退休老人，他夹着一叠报纸，又停在我的后窗下，苍白的头凑近煤气管道。他起皱的鼻子发出空洞的大声响。最后他撑起腰，重复那不止一次的感叹：坐在火山口上啊！

我不自觉地站起来，我拿着笔起身，环视我的家，巡查了我周围的每一个“火山口”，我确信，它们现在无害而安详。

很多年以前，我以一个孩子的高度看见大人的手。它在高处握着切菜的刀，刀在砧板上均匀响亮地起落。我再看高一点，看见从刀的外侧有一块块细白的土豆

片翻开来,浆水闪闪。看过了土豆片,又去看大人的手,那一排手指蜷曲着,直抵刀壁。我心情不平静地走开,可能走到院子里,可能靠在暖气片上,我总是重复地想:为什么刀不会切到大人们的手指头呢?

今天,我不仅能熟练地使用菜刀,还在我的家里同时监管着6只水龙头,3个煤气开关,1只煤气卡式炉,十多个电灯开关和十来种电器,我管理着我自己的家。我控制着隐藏在四壁里的电。老话都说水火无情,因为说这种老话的时候,还没有煤气和电。它们更罪恶于水火。现在,它们几乎是永动的,源源不断地通过包围了楼房的各自管道,由外面的世界乖乖地被引到每一个家庭里,与人和平共处。我们的房子能有几个小时被阳光照暖?每月能有几天被雨水淋湿?是这些管道无时无刻不在的围绕,保证了我们的生活。

人生依赖着惯性,越来越少疑虑。我没听见谁问过我,我们是怎么样与危难相处的。物质没有害人的本意,但是火要走,水要流。

我打开抽屉,那里面有剪子和刀片。碰到阳光,它们在抽屉开启的一瞬间耀眼发亮。墙角有一支枪管生满红锈的汽枪,它能发出小颗粒的铅弹。那些子弹装满了几只盒子。然而,这支汽枪只发射过很少的铅弹。它只打穿过树叶,打中过苹果和两只小老鼠。

我去药店买安定片,怕麻烦,又怕被脏手数药片,就直接买了一瓶,整整100片。另一个买药的女人大惊小怪。惊异使她的眼睛几乎失去了视力:哪能这样卖安定呢?这样卖是不可以的!医生是要负责的。听到她这样说,卖药的人也显出不安。我看着她烫得很怪的发型,我问她:你每天都听到吃整瓶安定片自杀的事情吗?

我们的生命,由我们自己珍惜尊贵着。它是人生命之茎上最新鲜的、唯一的一枝黄花,一枝受到折损就再也不能复原的黄花。几十年高举一枝花,虽然很辛苦,但是我们到现在还没有放弃,我们还愿意举着它。无论走到多么远的地方,我们总还想回到家,想用煤气炉煲骨头汤,用自来水洗涮可能感染了农药的青菜,用刀裁出整齐的纸张。我们小心地出门,左右看着满街的车辆和红绿灯。

物质是不坏的,水、电、火、刀子和煤气都好。是人的误差和恶念改变了它们。

有一个高大的美国黑人,喜欢穿一条迷彩裤坐在街头,捧读《圣经》。他的目光从圣经中升起来,总是看见有青少年在他附近一处简陋的旧木房里吸毒。他的军用皮鞋走过街道,站到木房中间。黑人点燃了房子。在熊熊的火里,他带着自豪走出来。他告诉当地警方,是他消灭了当地最坏的毒品交易所。他把这叫作:一根火柴解决问题。他以为只需要一根火柴,吸毒这种罪恶就势必跟着火红的木房烟飞灰灭。

我看着我的手,我记得小时候,我是专门学习过用火柴点煤气的。学了很多天。我曾经非常害怕那种紫蓝色的小火柴盒。我的手从盒里拿出一根火柴,像拿了一团火苗。我爸爸就在后面催促我。他说:划,划,划呀!那些火柴盒上都注明“安全火柴”的字样。但是,我把握不好划火柴的力气。虽然只要最微小的磨擦,就能把它变成一团火。

是什么东西使静卧着的刀刃浮荡出了杀气,使冰凉的枪口焦热生烟?毫无疑问,那东西是从人的意念中升起,促使这些平静地横列在静物之中的物品凶光毕现,对准了人,对准了不堪一击的血肉。

20年前,与我邻县的一个知青因为受辱,用劈柴的长把斧头砍下了另一个知青的头。听说,他拎着那头去投案的时候,脸上笑着。几年之前,有一个朋友,盖上厚重的棉被,割破了自己的动脉。在拿起刀片赴死之前,她曾经把家里的地板擦得一尘不染。人们发现她死掉的时候,风还没来得及把地板边角里的潮湿水汽吹干。正像大人们不能准确地传达出菜刀割不到手指头的原理,死,更加没有条理和章程可循。它突然就降临了。借助着刀刃和枪口,突然就夺走了正开放着的生命。

神话中说,妖怪们能闻到空气中弥布着的杀气。事实上,军火仓库在加着几道重锁的时候,它只是一列房子。虫、蝶、蜂、鸟上下飞舞着,它们都不能理解什么是军火仓库。它们能比人更敏锐地感觉到火山喷发和地震来临的微小先兆,却绝不能预知和理解轰隆隆地插入和平人群战争之刃。

锁落在地上,铁门四开。犹太人刚刚见到德国人端起枪,他们也不会想到那枪是对着他们的。毁灭和杀戮的韵律埋藏得比地火还深,行走得比熔岩还快。

在我这篇文章开头的时候,我的头顶还是全蓝的天。写到中间,窗外已经满目积云。风也起来了,花木的每一枝条都在摇曳。风从我的窗口穿过,又进了别的窗口。我不知道从现在起,两个小时之后会再发生什么。中国的古人说,6月的中原也会落鹅毛大雪,可能有流星雨,可能有星球相撞,可能有不可知的一切。

因为死是不死的。

山坡上走满了羔羊。风向东,羔羊就向东。风转向北,羔羊便拥向北。放牧的人乏困地歪在草浪上,闭着小眼睛,他说:丢不了,反正都在这块草甸子上。牧人的小眼睛能见到10里以外

的白亮的水,却绝不可能看到百里之外燃起的火。而这世界又何止百里千里。取了牧人的眼睛,也许他哭着,还能吆喝自己的羔羊,摸回在风中扑动的毡房。给牧人 100 只眼睛,他也不知道草原之外的事情。再给他 100 颗心,他也不能理解日益发达的人类之中的神秘。牧人是一颗黑豆,他的经验只是豆中间的白脐。草原上那些像毛发般生长的草,随时能大片大片地撩起。人只是草原上一棵脆如滴水、没有再生能力的独枝黄花。

一根火柴不止能解决一间木房。它可能解决这个世界上的全部。

就在圣诞节的第二天,我在电视里看见中国的记者在落满白雪的萨拉热窝采访。那些被采访者,我好像认识他们之中的每一个。那种苦涩呆板谨慎的脸,我是见过的。他们向中国记者小心审慎地表达自己对和平的意见。一个人只要向后退进一步,就是炮弹留下的深坑。他们的担心多过渴望。我的确认识他们,很多事情都过去了。我们每一个人都惊慌恐惧过,事因虽然不同,但是它撞击过人之后,残留的擦痕是互相认识的。就像血是红的,伤口会感染,会蹦跳着疼痛。

在镜头的背后,是在圣诞之夜匆忙赶路的市民。其中一闪而过的有一位中年女人,携了两个孩子。前面的女孩抱着个大公仔。在后面乐颠颠奔跑着的小男孩,明晃晃地搂着一支玩具机关枪,黑色的。枪身似乎比他的小身体还长。那男孩子笑得多好。可惜摄像机镜头没有跟踪那支枪。他们是为了采访和平才去萨拉热窝,镜头执意地想对准和平。

人们不会停下工作去责问一个孩子:你为什么还是要买枪?

换了我是那个孩子,我会辩解:这不是枪!圣诞了,我需要一件玩具。